

游藝塾續文規

消藝塾續文規卷之二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葉紹袁仲韶甫

全校

姪孫袁祚熙載之甫

鹿門茅先生論文

一曰認題

題中精神血脉處學者須先認得明白了了印之心

續文規

卷二

一

中方可下筆然後句句字字洞中骨理予嘗論舉子
業淺視之則世所剝龍帖括亦可掇一第苟于中得
其深處謂之傳聖賢之神可也孔孟學問宗旨雖同
其間深淺小大亦自迥別學者苟以孟子論學之言
而挽入孔子便隔一層矣予故論為文須首認題今
之學者于題類多鶻突焉能入解他如問答題議論
題敘事題其間千條萬竅難以備述其提要專以描
寫虛字眼處為生色譬如掉百尺之帆特在蓬眼上
轉脚懸千鈞之勢特在弩机上覷的

二布勢

勢者一篇呼吸之概也。大將提百萬之兵，以合戰其要，只在得勢。得勢者，百戰百勝。學者為文亦然。故予嘗讀史記至項羽之救鉅鹿，其所引軍渡河，破甌沉舟，持三日糧，示卒無生還意，已而人皆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諸侯旁觀者十餘壁，人人惴恐，卒之覆秦而霸諸侯者，羽能呼吸三軍之氣，以馳驟之。其勢也。他如光武昆陽之戰，周瑜赤壁之戰，謝玄淝水之戰，皆然大略。善將兵者，操百萬之兵，如左右手。

善為文者累數千百言如探喉而出舉業亦然得其
勢則相題必情如風之掣雲泉之出峽蘇文忠所謂
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不得
其勢則語意窘澁扣之不成聲矣

三曰練格

格者猶言品局也後世之論古文首先秦西京者以
其去古未遠神理渾雄也薄晉宋以下者以其行既
衰薄而神理不振也唐三百年僅得韓昌黎柳文
一二人宋三百年僅得歐蘇曾王三四人皆諸君

可能窺測理道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是以其格獨高
耳餘則否即如舉子業亦然世之名家往々能深于
六經故其胸中所見既超卓鏗之為聲響布之為風
藻與人夔別不然終不免為卑品下局矣予嘗過世
家往々閱其畱書重器便欣然神往間過富人縱紉
綺滿堂不覺羞澁嗟乎觀此可以論文矣

四曰中鼓

鼓者式也世所稱中式是也以上三條予所自喜獨
得其解者然世之有司往々操其耳目所嚮繩墨所

習以求士而吾不能赴之韓昌黎之所以三試禮部而不中者是也予故不得已特別為中醵二字以懸之于心其規模大較雖不出乎前三者而于三者之中倣令典則淺近令人覽吾語題處不必玄深而大旨了然覽者亦無繁處不必宏肆而脈絡分明覽吾煉格處不必高古而風韻可掬斯則世之宗工大匠當屬賞心即如回睨亦不我遺矣

虹臺沈先生論文

文要布置

文章最要相生次序如先虛後實先略後詳此其常也亦有先實後虛先詳後略者則其變也知此布置則文有起伏有首尾輕重徐疾各得其所觀者不厭文要自然

題可生發者不害其為長無可生發者不害其為短今欲矯其所短而使之長非有冗散則有冗句矣矯其所長而使之短非意未盡則辭不滿矣東坡云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此蘇文所以為自然也

文要開閣

一篇中自有開閣一股中自有開閣如欲抑先揚欲揚先抑止題先反止題先正皆是也

文要照應

照應則文字謹嚴不至汗漫而不可收拾然有起繳照應者有前後照應者有一股中自照應者在人善用之耳

文要風逸

凡文欲莊重即失之板寔欲風逸即失之虛浮此其

常也。蓋板實則天趣索然而不可為莊重虛浮則理趣蕩然而不可為風逸。風逸者生于莊重之中者也。如春花滿架蒂固根深微有風來便覺飄動試摘取瓶中自經風不起豈得為逸乎。然板實猶愈于虛浮但不醒動人意若句々負活則句々風逸矣。

文要錯綜

用股長短相間用句偶散相生則錯綜矣。

文要清新

凡作文須要得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意韓退之所

謂性陳言之務去正此意也東坡作聚景樓詩本合用青山綠水野草閒花因此字太熟故易以烟水雲山昆湖作敬事後食題本合用官守言責因此字太熟故易以服休服采非深于務去陳言者不能如此

文要無中生有

古文如殷公朋黨論東坡范增論皆得無中生有法時文則荆川尤衆

文要爾我相形

如本當說爽然單說東則或意不明氣不揚則當以

西形之如本說已欲如此然單說已欲如此則或意
不明氣不揚則當以人志欲如此形之孟子今王鼓
樂先生以仁義二章皆此法也

文要華瞻

東坡與姪書曰凡文字少々時須含氣象崢嶸采色
絢爛漸老漸熟乃是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
極也女只見我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把舊
時應舉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但當學此

文要臺閣

文章雖各出于心術而寔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憔悴其詞瑣屑卑薄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縝其詞激昂明亮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所謂官樣者非臺閣氣耶昔夏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臺閣氣異日必貴後必如其言

文要咏嘆

咏嘆文法多施于先術先詳之文以意盡而若未盡故再申數以咏嘆之則文有餘波不至索然無味有

一二句吟語咏嘆者有五六句雄語咏嘆者有流水聯咏嘆者有兩寔股咏嘆者隨題而用不可熟

文要模寫

作文須設以身處其地目擊其事体贴一段精神出來如告君父須寫出忠凱意思如論事勢須寫出利害意思如論小人須寫出巧媚隱伏意論君子須寫出平易坦寔意思人能模寫得出即為好文矣歐公官者傳論東坡諫用兵書所宜熟玩

文要圖熟

文章硬澁只是不熟。由于不多做。做多則其間
利病不必待人指摘。自能見之。東坡云。新詩如彈丸。
蓋言貴圓熟也。

文要常改

歐公為文。既成。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數自
竄易。至有不啻本初一字者。其精審如此。宋子京云。
余每覽舊時所為文章。必欲燒棄。堯臣喜曰。公之文
日進矣。

文要老成

大題長題還易老成獨小題易失之穉近有不務生意而喜作影語不求本旨而輕用客輕何其陋也

論大題文

理趣則有荆川道升張虛菴冠裳則有守溪藏氣則有瞿昆湖雄偉則有吳崑麓胡廬山疏藝則有孫正峰豐潤則有吳悟齋諸紫橋此其概也

論小題文

反覆辯難則有錢蕪山宗方城感慨激昂則有守溪諸理齋邵北虞風逸宏肆則有茅鹿門謹嚴直捷則

有汪青湖薛方山模寫情狀則有胡廬山徐警弦此其概也

論長題文

前後翻調則有荆川順叙合格則有瞿昆湖票括闕鏗則有道升此其概也

論破題

化意為上工句工字者次之

論承題

起語貴有力末語貴含蓄

論開講

開講語不貴多若陳枯題旨而不傷于露寬說事理而不傷于浮則善矣

論服法

有輕叙有重發有照應有賓主有反覆有疑問有流水有推說有鎖上有起下有轉換有操縱有一層上一層

論過文

要力量便捷使人醒目要識一篇筋骨字眼勿以巧

辭害意

論小結

要精神收拾不要有閒語大抵多與起講相照應

論大結

要議論識見不要有套語要蒼老簡當不要有浮辭
如古文結繳處數篇中未盡之餘思透題外無窮之
溢意必有精神聚會可為成法者潛心玩之自領其
妙訣自有文字以來荆川大結最妙可以為法

人嘗謂古今文不相及攻于古者必不宜于今余

以為凡不宜于今者皆得古之皮肉眉鬚耳若會識其精神師其意不泥其迹則何施而不可哉故余所論多以古文為則觀者慎勿疑其泥古而不通也

倣弦徐先生論文

大意

文者言之有章也自起至終一篇文字如從頭至尾一翻言語也今對人說話要講一件事必不突然就講先須緩緩的說將來一程一節漸說到懇切處臨

了用幾句拴縛的話收成把這件事說的玲瓏不滲漏不纏繞不打訖證自然好聽作文亦然說話全在開口轉移收成處緊要作文全在起講過文及束結上要緊且小講不宜與承破同意束結不宜與大講同意初學自悟此言其不長于文者鮮矣

破題

破題者破說題意先將題意融會于心却作一句或兩句破盡如一章看重在某節一節看重在某句一句看重在某字妙在一言破盡命題主意如剖物而

見其中之所有也若專以字破字殊為淺近可笑

破承

承者接也曰破義渾融不得挑出題目故將破中緊要字樣捏住一兩箇緊接下來或正破則反承反破則正承順破則逆承逆破則順承不過三兩說最要明快斬截如龍之抱珠而不脫固不可纏繞亦不可使破自破承自承方是

小講

凡自破至承皆就已意說題意故用聖人賢者字是

我輩稱之也起講以下既用若曰謂夫等字便是我替聖賢說話了聖人賢者字一箇用不得我替聖賢說話必設以身處聖賢之地而察其心想像這一章書為甚的說初時怎麼開口有上文則本上文來說無上文則會本章本節本句意思渾々作一頭以為大講章本或對句散句皆可務要立意超脫句法高古其轉入題處最要精細輕巧忌纏繞費力又有用已意斷起者劈頭但用且自今夫等言而無若曰字此格多是問答題及長題用之初學未易以筆舌語

也大凡起語固不可浮泛不切亦不可說殺題意有礙大講妙在舒徐謹飭乃文章喉舌操觚第一機軸也

大講

凡大講貴定間架如木匠蓋房先選好料定下訛為前柱訛為後簷訛為短柱間架既定裝修不難矣文中分股主意譬則間架也措詞填寫辟則裝修也先把題意認真訛輕訛重立定間架然後組織成文自己不費力然立柱當前虛後寔一步進一步方有層疊

若前面寔語占盡后面空談無味不惟主司見其卑
弱沒氣作時亦自覺窘澁難成矣且講中切忌套語
須要脫胎換骨如前輩作四皓論曰番侯所假借者
取其不燥于時套也若文字內有腐而套者有奇
而亦套者腐套無庸論矣即如昆湖服休服來等語
星橋猶天猶親等語自二公創說便奇再說便套矣
譬之奕者一局一新不著陳迹作者將求之胸中乎
將求之紙上手

過文

過文乃文章命脉所係前半篇意賴此收成後半篇賴此提起或散或對最要存想精到渾成負活聯絡有情若此處氣脉不接雖前后文如錦繡只似平中剪斷不能成用者也

首二比

首二比正文章初入講處貴虛而不貴實貴短而不貴長然虛不可迂速短不可局促開口便要見題旨而又不可說盡須有含蓄有蘊藉而又爽快不帶則思過半矣

三四比

文至三四比漸說開了或架虛意或立寔柱須精確切題數々暢々固不可小家數樣然亦當少帶些含蓄略留些氣焰與后面作地步若兩半篇題目則所賴以發前半意思全在此處雖大放手亦不妨

五六比

若一句滾作題則第五六比亦與三四比大同小異但步驟愈進則氣象愈洪惟立意與三四比不宜疊架耳若兩半篇題則此二比又係後半開口處宜渾

論快辨與首二比同

七八比

一篇文字英華多在七八比上露之若前面文如錦
繡而至此卑弱終是帶頭蛇尾非全才也善作者寧
可韜光歛銳于前至此却以奇思粹語層見迭出方
為作手大抵文至終篇氣宜長而不宜粗理宜完而
不宜襍詞宜富麗而不宜腐冗味宜委婉而不宜且
率至于八比既完又當拈會前文咏嘆數句或三小
比于后庶覺氣度從容理趣完具而為大家手筆矣

束題

束題因大講說開無所統束却作數句以收拾上文如物之亂而用繩以束之也有以已意斷束者有就聖賢口氣自言自束者相其文勢用之詞意不可同起講及大講亦不可用馬籠頭套了束之用吁者慨嘆之詞也用夫字者承上接下之詞也是蓋者就本文斷案之詞也用是知是可見由是觀之者是字皆指本題而曰知曰可見者乃就本題中又看出一段義理申一步說也用是則誠如是夫如是等字者是

字亦指本題而則字以下却打轉題目上文正意即
頭一步說也比如作有朋自遠方來束云誠如是則
成乎已者亦有以成乎物得于心者亦有以及于入
矣作位天地二句束云至此則体道之極功聖人之
能事而性由此出道由此立教由此行矣此類多看
時文自然得之

結題

結者結斷之意文已說盡又自我評斷一番使有歸
結詞貴古而不貴麗意貴婉而不貴直有引証有學

識固好然不可誇多鬪靡牽強攀援反覺綳拽可咲
其文中固說過的話一句不可用故善作者固不丟
題浪說亦不在題中纏繞只是凌空駕馭轉折變化
如全篇說人好如堯舜周孔聖賢不可貶以下雖極
好亦當尋些不是處斷他全篇說人不好除桀紂幽
厲亂賊不可褒其餘雖極不好也當尋些好處救他
至于辨理之是非論事之同異咸做此名曰苑中求
活他如理學題目極難作結如論德則求其修德之
本與德之究竟處論業則權其立業之原與業之配

合處最要見人之所不能見言人之所不能言如老
吏斷案兩造俱服方是作手若徒浮詞勦說則無取
于結也

靜臺杜先生論文

一認理

盈天地間皆道也道之條理謂之理如山中之石璞
皆有脉理可尋也斯理也統之為太極分之為陰陽
播之為五行行之為四時生之為百物命之于人之
謂性性即人之太極也分而剛柔剛柔即人之陰陽

也播而為仁義禮智信之五常五常即人之五行四
時也生而為百行百行即人之百物也人性之條理
于是乎備矣主之者心也萌之者意也形之者身也
身之親而近者其家之人乎其漸疎而漸遠者國之
人乎其愈疎而愈遠者天下之人乎意心身家國天
下謂之物不露而自然明覺謂之知斯理也人皆有
之也非獨聖人有之也惟聖人生知乎斯理無不致
而物無不格故其于意也不求誠而自誠于心也不
求正而自正于身也不求脩而自脩舉而措之家則

家無不齊舉而措之國則國無不治舉而措之天下
則天下無不平其在賢人知乎物之有本末也于是
格物以致其知故意必求誠心必求正身必求脩推
此于家則求其齊焉推此于國則求其治焉推此於
天下則求其平焉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堯舜禹
湯文武之為明君者此理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
為良相者亦此理也孔子之所以為大聖者此理也
顏曾思孟之所以為大賢者亦此理也如天之有日
月星辰煥然于上如地之有山川草木粲然于下無

非太極自然之文也豈必著之五經四書而後為文哉雖然天下萬世之人未必皆明良也未必皆聖賢也川畧其理于五經四書以昭示天下後世者不容已矣是故古之明良聖賢者吐辭而為經然後天下有五經之方冊而為書然後天下有四書五經者經此理也四書者書此理也理不在辭亦不在方冊也譬之天文圖、天之象而已矣而天之日月星辰不在此圖也輿地圖、地之形而已矣而地之山川草木不在此圖也不知天地者求天地之理于圖則天

地之理愈遠而難明不知人之理者求明良聖賢之
理于經書則人之理愈茫然而不可解今之為文者
將以發揮乎理也不知其所謂理者果何在耶其在
古之明良聖賢耶其在五經四書耶抑亦在我耶為
文者不難乎發理而難乎認理、載于經書非載于
我也理出于明良聖賢之口筆非出于我也如之何
其認之也曰体認之而已矣何謂体認曰設以身体
處其時而親認識之也如言誠意則必反身而默識
之曰我之意如何我將何以誠之也此之謂体認正

心之理也如觀天之日月者則必身察乎璣衡之器而寔見其遲速之象斯其為体認天文之理矣如觀地之山川者則必身立乎登臨之境而寔見其流峙之形斯為体認輿地之理矣理之体認既真則其生雖生于千載之下而其心如遊于明良聖賢一堂之上其言雖載于五經四書之中而其理如在于吾身心目之間雖未下筆為文以求其格局辭氣之善然理定而格自定理足而辭自足理順而氣自順不必苦思力索而天下之至文于此乎出矣否則理之不

認々之不体雖有作焉終為紙上之陳言而無胸臆
之心得猶閉戶披圖而未覩夫天地太極之妙者也
何以文為是故有斐君子必以認理之為貴

二定宗

文之有宗也猶民之有尊也民有大君猶文之有大
家也為民而不尊大君非民也為文而不宗大家豈
得謂之文哉今海內舉業之文吾不知其幾矣修之
于燈窓者曰窓稿拔之于小考者曰考卷程式于主
司者曰程文中式于硃墨者曰墨卷非無可宗也然

未必如大家之正宗也海內牧民之長吾不知其几
矣邑有令郡有守藩臬有司官撫察有臺臣非無可
尊也然未必如大君之至尊也是故民得其尊則雖
襍属于守令司臺之百官而不失為一統不得其尊
則雖兼属于兩地之長而不失為偏安文得其宗則
雖遍閱憲考程墨百家之文而不害其為純不得其
宗則雖兼閱兩家之文而不害其為襍今作文者其
有所宗耶其無所宗耶其所宗者果純然定于大家
耶抑亦不免紛然襍于百家耶知為民則知為文矣

知民之所尊則知文之所崇矣是故有斐君子必以定宗之為貴

三立格

為文之有格式也猶作室之有間架也主司命題一士以為文猶主人命材于匠以作室也匠得所命之材豈遽操斧斤而作之室哉必先定其間架于圖焉曰某處為堂某處為廳事某處為門樓其高也凡幾其廣也凡幾其深也凡幾其材可以為棟其材可以為柱其材可以為椽蓋雖斧斤未操之先而其間架

之前后多宜已瞭然定于圖象矣故一舉斧斤剋日而成室士得所命之題亦豈可據操筆札而為之文哉必先定其格式于心焉曰此經題當為某格其分截何在其綱領何在其節目何在其始也當提掇乎不當提掇乎其中也當過接乎不當過接乎其終也當繳轉乎不當繳轉乎當咏嘆乎不當咏嘆乎其兩股當略當歲其兩股當詳當顯語雖多或當輕而講少題語雖少或當重而講多蓋雖筆札未操之先而其格式之繁簡斷續已瞭然定于心胸矣故一舉筆

札尅時而成文或曰文之格凡幾曰文格不可以數計也吾姑舉其格之難而易者可推也格之難凡幾曰格之難其凡有六一曰滾格二曰連珠格三曰中紐格四曰兩活扇格五曰兩扇遙對格六曰影喻格其餘則不可勝計矣有上生下格有下承上格有下明上格有下原上格有下贊上格有上開下閣格有上閣下開格有上重下輕格有上輕下重格有上呼下應格有輕引重釋格有重本輕証格有重証輕喻格有重主輕賓格有一頭兩脚格有兩頭一脚格有

一頭兩腹一脚格有一頭一項三腹一脚格有頭虛
脚寔格有三扇先奇格有三扇先偶格此皆格之易
者推類以盡其餘可也知其難則易者可推也曰六
格之難何如曰一滾格如明珠滾盤而不出于盤有
詳略而無斷續也荆川先生此謂國篇由也升堂篇
亞飯干適楚篇是也大槩先提出本題然後正講六
股足矣不必以八股為拘也連珠者如一線而穿八
珠雖有叙而線則相連若斷而不斷若續而不續
中無過接之痕也荆川先生可以為進半篇清斯濯

纓半篇可以意會也中經格者如對胸之衣而中用
一紐荆川先生匹夫而有天下者篇是也兩活扇者
如立則見其參于前二句題中雖以立與分作兩小
扇而前面令起二小段後面必又合咏二小段前後
圓活不必拘定兩大扇死局也兩扇遙對格者前扇
不作小段惟用散文或長短句或頂針語或三疊文
一氣呵成而無排偶直待後扇遙對之荆川先生君
子喻于義篇是也影喻格者如譬如北辰二句題當
以無為天下歸作主而間以氏居星拱點影于其中

若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也知此六格則此外無難格
而于文也思過半矣是故有斐君子必以立格之為
貴

四修詞

文以理為主也達其理者存乎詞子不云乎辭達而
已矣謂其辭足以達理而止不必以富麗為工也理
未達則辭不可已而行乎其所當行理既達則辭不
可贅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理積于中而言自沛然
其有餘雖不以辭富為工而未嘗不富也理精于中

而言自斐然其有章雖不以薛麗為工而未嘗不麗也譬之金谷園中之嘉木土之培其根者既厚水之灌其根者又滋使造化陽春之氣一動則暢茂條達之勢自不容已千枝萬葉森散乎艷陽之天異蕊奇花照耀乎遊人之目天地之化工何嘗有心于富麗哉其根厚且滋而其枝葉蕊花自不容以不達也苟不達其理而徒多其辭以為富是躁人之辭而已矣不達其理而徒游其辭以為麗是誣人之辭而已矣使主司之明理者觀之止足以拱一笑而已何足取

哉譬之剪綵為花者一時粧綴乎枝頭非不足以炫
童豎之觀也然使風雨一為之飄搖塵埃又為之蒙
翳則生意索然矣何者作于人工之巧而非達于化
工之根也由此言之理者文之根也辭者文之華也
然則求脩其辭者求達其理而已矣而辭不必于脩
矣乎曰浮辭棄可以徒脩也達理之辭不可以不
也或曰修辭之法何如曰辭有所貴辭有所忌就其
所以貴者去其所以忌者斯為脩詞之法矣曰辭之
貴凡幾曰辭有九貴一貴成語二貴通衆三貴雅秀

四貴清新五貴對整六貴句捷七貴音調八貴出奇
九貴易讀曰詞之忌凡幾曰反其所貴者皆在所忌
也一忌鑿空二忌群疑三忌鄙俚四忌陳腐五忌散
亂六忌句墜七忌音拘八忌疊床九忌聲牙就九貴
去九忌以達其理修辭之法亦庶幾矣其斯以為文
乎是故有斐君子必以修辭之為貴

五悟機

作文之法理格詞氣四者盡之矣然理之有格有辭
口可得而言也耳可得而聞也筆可得而書也理之

有氣口不可得而言也耳不可得而聞也華不可得而書也何也薛格有象而氣机無形也有象者寔則死無形者虛則活氣之机貫乎薛格之中而莫知所以為之者是以寔生于虛死生于活而文之鼓揮乎理者若決江河沛然而莫之能禦非心悟其机者其孰能與于此或曰机之名何始曰始于弩之机也人知弩之矢由弦而發也不知弦之所以發者以寸木之撥也人知弩之弦由于寸木而撥也不知寸木之所以可撥者以其木旁之虛也虛則活則撥

轉而無碍此之謂机也机者虛活之名非指寸木而名之為机也南人用舟北人用車心之端有轉輪轉也以其心之虛活也嗚呼此可以語机矣焉非自轉也以其中之虛活也苟使寔其中而不虛膠其中而不活則雖慕為之操舟而帆不能以上下雖使王良為之御車而輪不能以進退矣其何以行之哉不得其机而求行文雖有辭格而神氣不能以流貫矣奚其文或曰舟車之机則然矣文之机何如曰文之机無他虛寔死活之間

辨之矣苟悟其机則似寔而未嘗不虛似死而未嘗不活其機則寔而已矣死而已矣凡經書之題人知題中寔字之為重矣而不知題中虛字尤為重也凡作文之眼目人知目中寔字之為重矣而不知目外虛字尤為重也欲開必先闔欲闔必先開欲抑必先揚欲揚必先抑或上呼而下應或設疑而後決將言亦必先言固將言又必先言既將言然必先言雖將言則必先言或將言不知必先言人知將言未見必先言吾見將言况乎必先言猶且將言今必先言向

將言凡夫必先言非特將言願其必先言非不將言
及其必先言方其將言則是必先言夫惟將言則必
先言惟其將言則謂必先言自其將言吾恐必先
言將以將言抑亦必先言其果將言其既必先言其
始將言無見必先言有見將言愈必先言已合而言
之一閤一闢盡之矣觀乎閤闢而机不可悟乎然非
指一閤為机也亦非指一闢為机也又非指一閤一
闢為机也一閤一闢之間兩在虛活者此之謂机也
自其偏而觀之非特兩股之中有閤闢也雖一肢之

中亦自有閤闢也。非特一股之中有閤闢也。雖兩句之中亦自有閤闢矣。自其全而觀之。非特兩股之中有閤闢也。雖四股八股之中亦自有閤闢矣。非特八股之中有閤闢也。雖自破至結通篇之中亦自有閤闢矣。昔葉若水遊于荆川之門。私為之論曰。先生之文惟一閤一闢耳。先生聞而愕然曰。吾平生苦心為文。却被公一言道盡矣。嗚呼。悟文之机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是故有斐之君子。一悟机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青螺部先生論文

單題式

時義最難于單題故以弁諸首單題貴前不突後不
竭如溪壑之水漸入江淮江淮之水漸入河海其中
激艷滔騰疊見疊出始稱奇觀若突然起蹶然洎便
不佳矣前輩如金星橋臣事君以忠文為當又曰單
題正意止可講六比起處須用容意為講若寔講八
比則前突後竭之病勢所必至又曰單題須用柱子
又曰單題開字最重如臣事君以忠事字以字重惟

天下至誠為能化惟字為能字重自誠明謂之性自字謂之字重餘倣此

兩扇題式

其体有四有短題兩扇者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類是也此樣題其体方矣則机貴負其戶闢矣則文貴閣近日時義腹講四肢殊為太寔如陳吉所綏之斯來文內將綏之作一股斯來作一股又將樂之利作二小股何等流動又如諸理齋子瞻不得與人燕二句全不講股便是高手有長題兩扇者如君子

信而後勞一節仁者必有勇之類是也此樣題貴識
重輕如仁者必有勇節他卷于勇者不必有仁處着
寔兇股習豫南卷止作一扇尾何等識見有兩扇中
涵四扇者如物有本末二句送往迎來二句之類是
也此樣題湏要針線聯絡得密乃佳有語似兩扇而
意寔相串者如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二句又如始吾
于人也四句俱宜順作決不可槩作兩扇此類極多
宜翫書旨又曰兩扇中句俱要不能移動右左扇中
語可移之右右扇中語可移之左便不佳又曰分題

須合破如陳吉所綏動至速之化便擅場

三扇題式

三扇題若能搃起為妙如不能亦不必強但每扇中
須要的確不能移易的話如子路率爾三節時文首
節曰強國次曰富國三曰華國又如樂正子強乎三
段曰無勇功無智能無祇名便的當又曰末扇文氣
須要悠長

四扇題式

四扇題如文行忠信之類是已本文已具四段若每

帶中又作二小段則似十二股矣即宜直說四大股為快

長題式

長題有三要起處要緊括過脉處要針線平鋪處要斷制有三忌問答處忌寒澀話多處忌瑣碎話少處忌滲漏又曰長題須要爛然成一篇文字使人不覺其為長題便好若順題數去便不佳

一句分兩截題式

題本一句而分作兩截須要上下照應有情而過脉

慶更要聯屬領密此二作最妙且辭又玄解不俗談讀之方能作性理題

接上搭下題式

近來主司惡士子專事記誦每出題接上搭下欲其題少舊文耳此樣題不能預構須隨題生意自然成文而于起慶更要提拓數語

前後照應題式

前後照應題式須于起慶先提起下文字面為要兩句作一句題式

此名串題與單題相似可以互看但串題最忌中以有痕湏一氣呵就為妙

發問未盡題式

此樣題極難作湏要得他語氣方可下筆尾處不可呼明正意尤不可不舍正意大匠不能使人巧正在此處味之味之

反題式

反題正起正題反起此舉業至論而反題以正題更難朕要依他口氣道去便佳又曰反題末處湏要

續文規

卷二

三

道正意

事實題式

事實題式最要涉獵如春秋無義戰及臧武仲以防
求后等題不究故典便不成文又曰四書大全及人
物考二書不可不備

斷制題式

斷制題須用史筆最忌寔講

散題式

文隨題轉本散矣而須散之道去方有逸氣看約之

入絕墨中則奇驥伏櫪安望千里耶

咏嘆題式

咏嘆題式須要有奇趣有逸思方能体贴得唱嘆語
氣若循規矩步武文雖典終不佳

游藝齋續文規卷之二